

學者回憶錄評述

章開沅：《凡人瑣事：我的回憶》，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722頁。
ISBN: 9787559872890

《凡人瑣事：我的回憶》是已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先生的個人回憶錄，凡722頁，六十餘萬字，配以五十餘幅插圖。書中，先生以自然清新的筆觸、細膩深沉的情感，回溯了自己九十五載漫長人生。正如著者所言：“這部回憶錄無所謂喜，也無所謂悲，沒有慷慨壯歌，也沒有低吟淺唱，留下的無非是一些瑣事的片段回憶而已。”（“自序”，頁13）這固然是先生的謙辭，卻也體現了他一貫的自我定位：始終將自己視作一個最普通的“凡人”，不計名利、不戀權位、更不在乎金錢，兩袖清風，一生坦蕩，誠信做人，踏實做事。一如東坡詞云：“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巧合的是，先生活了將近百年，本書也恰好分為近百小節。以作者的生命歷程為主線，以時代風雲變幻為背景，全書完整再現了章先生從世家少年到流亡學生、從投筆從戎到民主青年、從普通教師到著名學者和大學校長、再到主動辭去榮譽與待遇、回歸布衣學人本色的人生軌跡。所記雖為“瑣事”，實則跌宕起伏，千迴百轉，涵蓋家史淵源、亂世成長、求學治學、躬耕教育、海外交流、探訪故里等諸多方面，折射出百年中國歷史進程的縮影。

因此，本書的獨特之處恰在於它並非一部純粹的學術史，而是一部“宏大的百年生命史”、一部有溫度的日常生活史、一部敞開心扉的學者心靈史。我完全贊同羅福惠師兄在該書“序言”中所言，“在這本《凡人瑣事》中，先生更多的是以‘平靜客觀的學術態度’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換句話說，該書主要不是先生自述的學術史，而是更接近於生活史或者說生命史。”“不僅必然地帶上了國家與世界的宏大敘事背景，而且在當時本來就是時代大合唱中的低聲部，也是今天的歷史回聲中的心靈獨白。”（“序”，頁3）不過我認為，若更準確地講，全書實則交織着兩條線索：一是作者作為個體的生活與生命成長史，二是作為學者的從學和治學經歷。二者相互交織、彼此映照，為我們提供了一扇觀察一位歷史學家獨特人生經歷以及思想和心靈成長的視窗。

個體無法脫離其生活的環境與時代，但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而鮮活的。唯有將個人經歷與時代變遷結合起來審視，方能洞悉其成長的奧秘。章先生正是從自身與家族、親人的命運中寫出了對所處時代的感受與追問，體現出深沉的家國情懷。先生祖籍湖州，卻出生並成長在蕪湖。開篇處，他用相當篇幅追憶章氏家族祖輩與父輩的往事，既有曾祖維藩公在蕪湖創業的壯舉，也有家道中落時的慘澹愁雲；既有對祖父、祖母、外婆以及父親、母親等親人的深情回憶，也有對奶媽、私塾先生、工人師傅等“身邊人”的溫情描寫；既坦誠剖白了自己幼年羞怯內向的性格，也細緻描摹了歷經磨難後的性情轉變。筆端之下，呈現出時代洪流中一個真實個體生命的成長歷程。

作為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章先生與許多同代人一樣，經歷了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可謂歷經世變，閱盡滄桑。正因為如此，本書不僅是一部個人奮進史或心靈成長史，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備忘錄。

從書中可以清晰看到，時代的風雲變幻在社會發展與個人成長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痕。先生早年歷經諸多磨難，尤以三段經歷最為刻骨銘心：一是抗戰烽火中作為“流亡學生”在四川江津德感壩國立九中讀書的經歷；二是中學失學後在川江上當“船工”的經歷；三是1948年作為進步學生被金陵大學除名後，潛往解放區，進入中原大學學習和從教的經歷。江津國立九中的幾年“苦讀”，使他獲取了豐富的書本知識；在川江上與礁石、激流搏鬥的“船工”生涯，讓他讀懂了“社會”這本大書；解放前後在中原大學學習與任教，則將他引入了史學的職業道路。這一切，都為先生日後成為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先生嘗言，他自己與史學的結緣是“先結婚後戀愛”，但他這一“愛”，便是整整一生，傾情奉獻。如書中所寫，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辛亥革命，他便深感這一領域的獨特魅力。歷經近三十年的深耕，1981年他與林增平先生共同主編的三卷本巨著《辛亥革命史》問世，奠定了中國辛亥革命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地位。他的一系列專題研究，更不斷將辛亥革命史引向深入，使之成為一門顯學。儘管在這本回憶錄中，先生對自己的治學風格和治學方法著墨不多，往往一筆帶過，但從其治學經歷的描述中，仍不難窺見他的治學主張與獨特風格。

章先生治學從不囿於一隅。從辛亥革命史到張謇研究、商會史研究，從中國早期現代化史到教會大學史研究，晚年又投身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先生自嘲，正如他早年生活常處於“流浪”狀態，自己的學術生涯也不乏“流浪”痕跡，不斷從一個領域轉入另一個領域。其實，先生的治學更像一位永不停歇的“遠航者”：總是在一個領域耕耘成熟之後，毅然轉向一片陌生的“海域”，展開全新

的探索。這既源於他的學術興趣與使命感，也是為了給後繼者開闢新路，拓展更大的學術空間。

章先生的治學有着開闊的國際視野。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他風塵僕僕奔走於世界各地，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建立了廣泛的國際聯繫。先生晚年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認為自己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中國；二是讓國際上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章開沅演講訪談錄》，頁65）這雖是自謙之詞，卻也說明他非常看重這兩大領域研究對中國學術和世界學術的重要意義。他歷來主張，“真正的學術應是全人類的公器，真正的史學其價值必然超越國界而為世界所認同。”（《實齋筆記》，頁12）

章先生的治學還具有強烈的當代關懷和使命感。他一再強調，歷史研究不能止步於復原過去，研究者必須能夠超越研究對象所處時代的局限，以當代關懷重新啟動歷史，最終“把自己重新體驗並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這便是他晚年提出的“參與史學”的核心要義。先生指出：“作為歷史學家，我覺得有責任引導社會進行理性思考，對新世紀和新時代進行深刻的理性思考”。這種思考，不局限於歷史，而是要架設溝通歷史、當今與未來的橋樑；也不局限於中國，而是面向全球和全人類，“採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建設新的人類文明，挽救全人類！”（頁617）

作為當代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章先生親身參與過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曾影響歷史學科——尤其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的大事件，如1961年在武漢參與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1974年至1975年參與《歷史研究》的復刊與編輯工作，1976年至1981年與林增平先生等編撰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改革開放初期撰寫多篇論文參與史學界的撥亂反正等。在這些大事件中，先生既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親歷者，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凡人瑣事》同時也為研究當代學術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重要參照。

此外，先生素以誠懇待人、善於交友著稱，與海內外眾多學者有着長期、深入的交往。書中以生動的筆觸記錄了大量學林掌故與學者佚事，十分值得加以品味與發掘。《凡人瑣事》所涉及近百位人物中，出現最多的還是學術圈中人，如《辛亥革命史》編寫組成員、胡繩和劉大年等老一輩學人、東京和京都學者群、北美學者群、台灣和香港學者群等，在著者筆下皆栩栩如生，充滿友誼與溫情。重建章先生的學術交友網路，即是對幾代人所處的學術生態和人生際遇的復盤與還原，有助於我們理解什麼是真正跨越國界的“學術共同體”，以及如何建設這一共同體。

作為著名大學校長和教育家，章先生還親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教育改革的風雲

際會。1984年，在“民選校長”試點過程中，他以普通教師身份、憑藉超高的得票率出任華中師範學院院長，在就職演講中擲地有聲地說：“我寧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由此開啟大學改革新風，成為那一時期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引領者之一。他所宣導的以生為本，以師為先，以學術為中心的治校方針，使華中師範大學很快成長為一所具有國際化視野、充滿人文精神、學術氛圍濃厚的高等院校。章先生重視育人、善於培養學生的風範，在學術圈中廣為流傳。他帶學生歷來兼容並包、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看重的從來不是考試成績，而是其整體素質與學術稟賦。正因如此，他培養了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史學碩士、博士，被譽為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章門弟子”。就此而言，《凡人瑣事》對中國當代教育史研究亦具啟發意義。

頗堪玩味的是，全書的尾聲“把學問寫在大地上”，主要寫章先生對故鄉、家人的深情厚誼，更顯其人性的光輝。“老來情性歸恬淡，無憾歲月乃平凡。”（“八十自題”）少年與青年時代，先生具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叛逆性格，一心要走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闖蕩社會，“從不滿足於輕車熟路，經常喜歡在荊莽崎嶇的山野作新的追求”。這種勇於冒險犯難、探求新路的精神幾乎伴隨了他一生。進入老年後，先生卻常有“倦鳥歸林”、“落葉歸根”之念，思鄉之心日切，將回報故鄉、回報家庭與家族視為晚年最大的心願。他偕妻攜女，數度前往他兒時居住的蕪湖清弋江畔故居探訪，也數度前往從未去過的湖州荻港老家尋根。先生故去後，家人遵其遺願，將三分之一的骨灰撒在荻港老家他親手種下的一棵香樟樹下，伴隨故鄉的泥土長眠。我想，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離異與回歸”——回歸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回歸故土所承載的厚重歷史文化。正如我在紀念先師的一篇文章中所寫：“他這一生，如飛鴻般遊走於祖國和世界各地，到處留下或長或短的印跡，但他念之繫之的仍是他最熟悉、最親切的故鄉和家人。那裏才隱藏着解讀他平生行事的基因密碼。”

《凡人瑣事》既是先生的心靈獨白，也是他留給後人的一份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展讀此書，我們得以穿越時空的阻隔，與先生近百年生命史上的人與事重逢，與先生不朽的精神再度相遇。

華中師範大學

馬敏